

# THE KING OF WOLF

凌嵐 著



给坚强勇敢的男孩

# 狼王 大结局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The 狼王 大结局 king of wolf

自然之神总是在冥冥之中控制着草原上各个种族之间的平衡，草原上每时每刻都上演着生生死死的剧情。每个掠食者都有它的终结者。

但是狼群相信，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无论境遇如何，它们都不会放弃努力，它们知道，奇迹往往会出现在“再努力一下”的坚持之后。

© 凌 岚 201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王·大结局 / 凌岚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313-4107-9

I. ①狼… II. ①凌…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0408号

## 狼王·大结局

---

责任编辑 朱洪海 姜甜甜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75 mm × 250 mm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岩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313-4107-9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2936569

## 一 一个新的开始

初春的东南草原，天地玄黄。

很久没下雪了，天空中总是挂着一层薄薄的云，半明半暗。阳光透过云层散射在斑驳的大地上，积雪融化得很快，只剩下一些低洼处还残留有星星点点的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片大片重见天日的枯黄冻草，以及东南草原黄色的冻土融化之后形成的一摊摊泥坑。

没有风，沧澜河上的浮冰缓缓地漂着，被驯鹿啃剩下的枯黄的草秆一动不动地戳在地里，凝结着一层薄冰的泥潭波纹不兴，到处一派萧索的景象。自然之神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梦乡当中。然而改变已经开始了，就在这残雪、冻草和泥泞之下，悄然开始了。

山坡上，白色的母狼娜莎从倒塌的白松树根部钻出来，甩动着脑袋，抖掉沾在身上的草末和土颗粒。久未梳理的毛发蓬乱而邈邈，一丛丛地耸起，又无力地垂下来，松垮的肚皮随着身体甩动而乱晃。它弓起身体，伸出前爪，然后身体向前，后腿绷直，美美地伸了个懒腰。由于蜷曲了太久，浑身的骨节咯吱咯吱乱响。它围着倒塌的白松树转了一圈，到处嗅闻着，确认没有什么可疑的气息，这才一溜小跑离开山坡，奔向不远处的小河。

严格地说，那并不算是小河，只是一条小小的水沟。

开春以来，崆岭山脉中融化的雪水，顺着山势一路向着草原流淌而来，大半注入了沧澜河中，而零星的支流则被山势四分五裂，化作一条条细小的山溪，

渐渐渗入到枯黄的原野之中。这几日，水沟中的水一日比一日浅了，如果不下雨，最多十天，这些小水沟便会完全干涸。到那时候，情况会对娜莎非常不利。

娜莎现在还考虑不了那么多，它低下头，一口口舔饮着小沟中的水，它已经很多天没沾过水了。清冽的雪水顺着火烧火燎的喉咙一直流进干瘪的胃里。冰冷的刺激之下，空虚的胃囊一阵阵抽搐起来。娜莎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忍不住要把刚刚喝进去的水都呕吐出来，可是它不能，它必须忍住。

这些水对它非常重要。

少顷，它昂起头，顺着沧澜河方向抽动着鼻子——是狼群。它知道，它们就在离这儿不远的某处。它的耳朵支棱着，不断地左右摇摆，显示出内心的局促不安。它忽而昂头远眺，忽而又扭身回望山坡，年轻的心似乎正在做着矛盾挣扎：到底要不要允许狼群前来探视呢？

饮过了水，娜莎原路返回。倒塌的白松树被风雨侵蚀得只剩下一截树桩，粗壮的树根一半裸露在地面，一半留在泥土之中。树根之下有一个黑糊糊的洞，不走到近前是无法发现的。娜莎顺着洞口钻进去，顺着倾斜的狭窄坑道，它塌着腰，缩着身子，匍匐着爬行几步，来到一个大一些的空洞里。洞里面铺满了细小的松枝和干苔藓，几个黑糊糊毛茸茸的小肉球在苔藓堆上蠕动着，不时发出一阵吱吱的叫声。

它们是娜莎的孩子，两公两母，四只小狼崽子。

娜莎迅速侧躺下来，温暖的身子团成一个半圆，将几个小肉球裹在里面。几张肉乎乎的小嘴巴迫不及待地拱开它腹部稀疏的毛发，熟练地找到了奶头，接下来洞穴里响起了一阵吧唧吧唧很有节奏的啣奶声。娜莎也没闲着，用温热粗糙的舌头逐个舔舐着孩子们。这一刻，一切饥饿、疲惫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幸福，它满足极了。

这个冬天对娜莎来说，实在太不寻常了。

娜莎是一只三岁大的年轻母狼，来自沧澜河畔一支小狼群。在它年轻的生命里，并没有经历过任何令它惊心动魄的事情。它的生活非常简单，甚至单调。

在这个冬天之前，它只是和父母一起打猎，捕食那些靠近河边的小动物，黑尾鹿、黄羚的幼崽儿，以及野兔和土拨鼠。除此之外，它还帮助母亲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并且，当对岸的竞争狼群试图扩充地盘的时候，用虚张声势的吼叫来驱赶对方。

这就是它曾经的全部生活。直到这个冬季来临，一切都变了。

娜莎从未想过在这个冬季自己会遇上一只威风凛凛的灰色公狼。它的体形

比娜莎见过的所有公狼都高大，不仅如此，它还是一支大狼群的首领，是拥有着至高无上尊荣与力量的狼王。

娜莎崇拜它，爱慕它，并且甘心情愿为了它离开自己出生的家族，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娜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对它生活的改变有多大。它还没来得及想明白所有的问题，就迅速地由一只年轻母狼变成了一个母亲，一下子拥有了四只可爱的小狼崽儿。

一切都来得那么快，以至于它还没有做好准备。

生平第一次做母亲，娜莎紧张极了。在临产前的几天，它不吃不喝焦躁不安，它远远地躲开丈夫和同伴，独自待在这个小山坡上。肚子里不断传来的悸动让它感到惶恐，它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生下孩子，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养活它们。虽然它曾经帮助母亲照顾过年幼的弟弟。可是轮到自己做母亲的时候，那些智慧和经验却不那么好使了。这种惶恐一直持续到孩子们出生之后。

头几天，它几乎是不眨眼地守着这些小肉球，身体僵硬得无法动弹了，也不敢离开洞穴稍微舒活一下筋骨。生怕自己一看不见，这些小肉球就会凭空消失。只有不眨眼地盯着它们，一遍遍舔舐着它们温暖柔软的小身子，感受着它们吧唧吧唧强有力地吮吸乳汁，它的心理才感到安稳。于是它就这样不分昼夜地一直守着，一直到又饿又渴，连乳汁都分泌不出来的时候，才短暂地离开洞穴一小会儿，去小沟里喝点儿水。

幼狼们长得飞快，几乎一天一个样儿。原本皱巴巴的小脑袋上，鼻子和嘴巴渐渐变得突出，眼睛和耳朵也轮廓清晰起来。再过三四天，这些孩子就能够睁开眼睛，用那一双灰蓝色的眸子，蒙蒙眈眈地看一眼新世界了。它们简直太活泼了，一有机会就会歪歪扭扭地到处乱爬，娜莎不得不一遍遍地把它们叼回到自己身边。

渐渐地，娜莎感到得意起来，原来当一个母亲没有那么困难，它为自己将四个孩子照料得很好而感到自豪。

但是到了第九天，它终于坚持不住了。不眠不休地照料幼崽儿已经耗尽了它全部的精力，哺乳把身体里那原本就不多的脂肪，榨得一点儿都不剩了。它虚弱得几乎站不稳，它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吃东西，补充体力，否则生命就有危险了。

可是，要进食，就意味着要离开洞穴。一个矛盾的问题摆在了娜莎的面前：它可以信任它的新伙伴吗？可以让那些与它毫无血缘关系，甚至在这个冬天之前还素昧平生的狼群前来照顾它的孩子吗？

它不敢。

沧澜河畔，驯鹿的北归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过去的这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几乎半个北极的驯鹿家族都聚集在东南草原。驯鹿一向有着良好的季节感，即便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它们那神奇的嗅觉也能闻到春天的味道。不过这个冬天，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驯鹿群北归的时间比以往推迟了十几天。

在积雪融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鹿群在空宁河畔缓慢地集结着。每天都有新的小群体加入回归的队伍，上万头驯鹿在河岸附近低缓的山坡上徘徊、游荡。不同家族的驯鹿混杂而居，密密麻麻的鹿角如同连成片的干枯树枝。数万只覆满绒毛的鹿蹄子不分昼夜地挖掘着雪下新生出来的鹿苔嫩芽，将一整片山坡翻刨得一塌糊涂。身高背阔的雌鹿们不时爆发出一场场争夺觅食地盘的打斗。而几个驯鹿家族的老头领，则似乎一直在观望，等待着什么讯号。

直到某一天，白山家族的老头领，一身银白色的老雌鹿卡尔巴，迈着坚定的步子首当其冲地踏上了覆着坚冰的空宁河，接着整个鹿群便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大迁徙。数万只蹄子带着早春的泥泞，踏破了残雪，踏碎了空宁河上的坚冰，在东南草原的土地上踏出一条条深褐色的“鹿道”。

在这些寒来暑往的迁徙者看来，初春是个微妙，或者说危险的时刻。

阳光不断照射，地表的一层坚如磐石的冻土开始慢慢融化。很快地面变得松软而黏稠，许多坑洼积雪特别深厚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烂泥潭。富含腐烂物质的土壤在白天化作一摊漆黑黏稠的泥浆，而到了夜晚，表面的一层水又重新冻结成冰，变得和周围平坦的土地一般无二。于是一些不走运的迁徙者在错误的时间踏上错误的土地，便会永远地留在了草原上。

但是，对于另一些准备永久定居于此的种族，初春也许是个不错的开始。

狼王柯勒立在小山坡的顶上，像一块火山岩那样一动不动。灰白色丰满的毛发被风一簇簇钱起来，冰蓝色的瞳孔紧缩着，透出一股冷峻、威严的气息。沿着它的视线向前方望去，宽广平坦的东南草原一望无垠。

真是一片丰美的草原啊！

眼前枯黄的草皮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生的嫩绿草芽所覆盖。远处地平线上，蜿蜒的空宁河正在融化，一块块巨大的坚冰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中彼此碰撞着，碎裂着，要不了多久就会渐渐消融。驯鹿大军的迁徙已经进入了尾声，被数万只鹿蹄踩踏的泥土之下，土拨鼠们正从浑噩的睡梦中苏醒过来。野兔即将进入繁殖季节，雨季将会到来，各种植物将会疯狂地生长，这里将会迅速变为一派



热闹的乐园。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冬天里，古北山家族的成员们冒着暴风雪从北草原一路迁徙而来，跨越了崇山峻岭，忍饥挨饿，遭遇了利齿兽的进攻，暴风雪的袭击，吃尽了苦头，终于，一切辛苦都得到了回报。在雅利安的东南草原上，狼群收获了它们的好运气

——几乎半个北极的驯鹿家族都来到了这片温暖无风的草原上。深褐色的队伍犹如白色雪地里的溪流，一条条会聚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大角如树丛般连成了片。虽然平坦的草原上，驯鹿显然占尽了优势，狼的四条腿可赶不上修长的鹿腿。但是驯鹿们的境遇却好不到哪里，它们从北极冰原一路走到这片新草原，绕了无数弯路，受尽了折磨，耗光了体力，几乎是凭着最后一口气，才撑到了目的地。许多驯鹿都瘦削羸弱到走不动路的地步，这使得狼群在冬季的狩猎进行得极为顺利。

毫无疑问，这个冬季是古北山家族的丰收季节，依靠着捕猎那些生病受伤的驯鹿，几乎所有成员都活了下来，包括那些半大的狼崽儿，以及骨瘦嶙峋的莽古们。

有了充足的食物，冬季变得不再难熬，很快就到了开春。

随着驯鹿的迁徙，古北山狼群也解散了。除了少数几只冈萨忠心地跟随在狼王身边，拥有近百头狼的古北山家族，分化成了一个个小团伙，向着草原深处散去了。在下一个冬季开始之前，它们不会再集结。

不仅如此，其中一些年轻的成员也许将会一去不返。夏天到来的时候，它们或许会在草原上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族。与此同时，它们也会把古北山家族勇猛强悍的血液，传播到整个东南草原。

毫无疑问，古北山家族的迁徙，给东南草原带来了一场全新的巨大改变。

这些个头雄壮的北方狼长驱直入，打破了东南草原的力量平衡，冲击了原有的掠食者阵营。一切规则都被推倒重来，领地将会重新划分，一些原有的势力集团也许会不复存在，而新的力量也会在斗争中诞生出来。新一轮的草原争斗，随着冰雪的消融，即将展开。

不过这些尚未发生的事，跟眼下柯勒正经历的事情相比，都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眼下柯勒正在经历一件非常重要的，足以令它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为之激动颤抖的大事情。

它做父亲了！

作为古北山家族的狼王，“父亲”这个角色实在来得晚了些，但总算还是



来了。更关键的是，它的到来，对于此刻的柯勒，实在太重要了。

柯勒成为古北山家族的首领已经有两个春秋了。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一直有一个隐藏的巨大阴影威胁着柯勒，令它如芒在背，时时刻刻焦虑不安。

这个威胁不在别处，而是来自狼群内部。

作为一支拥有上百头成年狼的大族群，古北山家族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成员大都是来自草原各处的独狼，流浪者。一般狼群家族成员之间赖以维系亲密关系的是血缘、亲情、父子、兄弟，这在古北山家族中是几乎不存在的。这样的族群，虽然庞大，但却犹如蛋壳一样脆弱。

这些曾经彼此陌生、性格迥异、长相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的狼，之所以能够凝聚在一起，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对抗雅利安漫长寒冷又缺乏食物的冬季。

对于生存的强烈渴望，让狼群聚集到了一起。它们服从柯勒的统治，是因为它们相信柯勒能够带领大家找到食物，活过冬天。一旦狼群认为柯勒没有能力再保护它们，那么这个庞大的家族便会瞬间崩溃，上百头狼会走得一只不剩。到那时候，等待柯勒的，将会是极其悲惨的下场。

不过柯勒一直很幸运。

虽然狼群成员的数量时多时少，但是柯勒却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狼群的掌控。这并不完全是由于柯勒出色的领导才能，实际上，其中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柯勒那一直以来牢不可破的核心小团伙。

它有三个好兄弟：古北山家族第二号实力角色——公狼桑卡，以及两只青狼兄弟亚塔和尼基。远在柯勒还未登上古北山家族首领的宝座之前，它们就一直跟随着柯勒，同生共死，从不曾离去。正是由于它们三个的拥护，使得狼群内部，尤其是作为核心狼群的冈萨们非常团结。

但是，在狼的世界里，只有血缘关系才是真正可靠的，只有亲生的儿女们，兄弟姐妹们，才会对父母和家族毫无保留地奉献忠诚和热情。只要柯勒一天没有子女，那么它的地位，它的族群就永远无法安稳。

然而现在，流淌着它的血液的幼狼已经在这片草原的某处隐秘洞穴中顺利降生了。从现在起，它再也不是孤独的了，它拥有属于自己，并且真正属于自己的亲人了。它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只不过曾经是孤儿的柯勒，几乎未曾体味过父母亲情的柯勒，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位父亲了呢？

空气中流动着不安全的气息。

娜莎狼抽两下鼻子，它嗅到了一股令它害怕的味道。这种味道隔着坑道，

从洞穴外面传了进来。是什么动物？它迅速在脑海中翻检着记忆。在狼繁杂的大脑中，每一种味道都代表着一个形象，有些代表去过的地方，有些代表猎物，而有些则是……突然，一个巨大的阴影浮现在它的脑中，它知道此刻站在洞穴外面的是怎么了！顿时，它浑身的狼毛一丛丛悚然而起，一双湛蓝的瞳孔由于惊恐而放大到了极限，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发出呜呜的咆哮声。而与此同时，在它头顶上方不远处，地面上，一个巨大的灰色身影，正迈着缓慢的步子靠近倒塌的白松树根。

这是一头刚从冬眠中醒来的灰熊。

娜莎是个年轻的母亲，因此，它犯了其他年轻母狼常犯的错误——事先没有充分地勘察地形。它把育儿洞穴建在了一只灰熊的冬眠巢穴附近！

刚刚从冬眠中醒来的灰熊，由于饥饿而变得十分虚弱，它目前急需一顿能够迅速补充体力的大餐。灰熊低下硕大的头颅，用泛着白沫的长嘴巴拱着腐朽的树根，黑漆漆的大鼻子在洞穴周围不断地嗅闻着，粗大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粗重喘息声。很显然，灵敏的嗅觉已经帮助它找到了这顿美餐。它嗅到了洞穴里新出生的小狼崽子的味道！

灰熊开始用自己巨大的、带着利爪的前掌，扒起洞穴入口的泥土来。这可是能够瞬间拍断马鹿脖颈的巨掌，一掌下去立刻就掀开了一大片泥土。三五下之后，娜莎辛苦挖筑的坑道已经被扒开了一大片，外面的光线立刻射进了洞穴之中，刺得娜莎瞳孔急剧收缩。它再也无法躲避了，随着一声凄厉的咆哮，它一下子从洞穴里钻了出来，站在了灰熊的面前。同时，它也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地堵住了崩裂的洞口。

娜莎的举动惊到了灰熊，但也只是令它迟疑了一下而已。当看清了挡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只瘦弱不堪的母狼，灰熊又恢复了气势。

娜莎表现出了拼命的姿态，白森森的狼牙凶狠地龇起来，朝着灰熊疯狂地吼叫，作势欲扑。但是灰熊十分老练，它没有被娜莎装出来的凶狠样子吓住，实际上它丝毫没把娜莎当做威胁。它不慌不忙地挥舞着两只巨掌，左一下右一下地攻击着，不像是在进攻，却仿佛是逗弄娜莎一般。可怜的娜莎连忙左右躲闪，它深知被那巨掌擦一下会是什么后果。然而同时它还要保证自己的身体能够护住洞口。

这可太困难了。

这只灰熊显然不是第一次袭击狼穴了，老于经验的它看出了娜莎不敢挪动身体的弱点，因此它不断地挥出巨掌，一下又一下，越来越快。娜莎既要掩护

洞口，又要躲避攻击，很快就疲惫不堪，根本无法还击，完全处于劣势之中。再这样下去，很快它就会被熊掌拍中，像块石头一样飞出去，也许会一命呜呼。而同时它的孩子会一个不落地进入灰熊的肚子里。

娜莎绝望了，它意识到自己即使拼了性命也无法保住孩子们。然而，要它抛弃自己的孩子独自逃生，它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下定决心，娜莎猛地高高蹿起，冲向了灰熊那带着利爪的巨掌，她要拼上性命重创灰熊，即便是死，它也要灰熊为此付出代价！

可惜，它慢了一步。它终究体力不支，动作迟缓，灰熊避过了攻击，转瞬间巨掌便扫向了娜莎的脖子。仓促之间，娜莎只得就地一个翻滚，灰熊的利爪扫过了娜莎的皮毛，肩头上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狼穴暴露在了灰熊的眼前！透过崩毁的坑道口，可以直接看见一个个毛茸茸的肉团儿！

娜莎绝望地长啸起来。

突然，一阵低沉愤怒的狼嚎在四野里响了起来。娜莎闻声，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它熟悉这声音，猛然抬头，果然，它看见了那一袭灰色的雄壮的身影正从不远处疾奔而来。

不，不是一个，而是四个。

柯勒奔在最前，身后紧跟着桑卡，再后面是大青狼亚塔和弟弟尼基。四只雄壮的公狼一路咆哮着，巨大的尾巴在身后示威性地抡着，朝着灰熊冲过来，一瞬间便到了眼前，将灰熊前后左右地围了起来。

四条粗犷的嗓子发出同样愤怒的咆哮，粗大的狼牙泛着白沫，四双喷着怒火的狼眼死死盯着灰熊，尖锐的目光有如无形的闪电，像是要将这只胆敢袭击幼狼的灰熊击穿一般。

灰熊迟疑了。一只母狼很容易对付，五只狼呢？它清楚自己现在的状态，刚刚从冬眠中醒来，腹中空虚，体力不支，行动迟缓，它无法与面前这四只膘肥体壮，处在巅峰状态的公狼匹敌。如果为了这一小口美食而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可是太不明智了。

春天到了，获取食物的机会肯定不止这一次，那么，还是放弃吧。

于是灰熊恐吓性地咆哮了两声之后，掉过身子朝着来的方向退去，而四只狼也没有要进一步攻击的意思，很配合地闪开了一条路放它离开。在草原上生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何时进退。

幼狼们终于安全了！

娜莎迫不及待地迎上去，欢喜地摇着尾巴，亲吻着柯勒，向它表示问候与感谢。柯勒与娜莎挨蹭着脸颊，用嘴巴为它理顺着毛发，喉咙间发出亲昵又关怀的低语。

接下来，娜莎逐一与三只狼碰着鼻子，摩擦着脸颊互相问候。就在不久之前，它还对它们心存疑虑，不知道是否该让它们见到幼狼。而此刻，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它再也不需要怀疑了，眼前的这几只狼就是它的亲人，是从今往后它最亲密的、最值得依赖的、能够同生共死的同伴！

当娜莎离开自己的家族，决心与柯勒相伴一生的时候，它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所选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它的伴侣并不仅仅是一头年轻强壮的公狼，而是雅利安草原最大的狼群——古北山家族的狼王。成为柯勒的伴侣，娜莎所拥有的不仅仅是由丈夫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而是一个数目庞大、成员众多的大家族，一个王者的国。

这个族群的成员样貌不同，性格各异，彼此间没有血缘纽带，但它们是它的同伴，是家人，娜莎必须学会与它们彼此信任，彼此依靠，同甘共苦。这是一条惊心动魄的王者之路。在这条路上，娜莎需要学习的还很多。

得到了娜莎的允许，柯勒小心翼翼地钻进洞里。相对于它雄壮健硕的体形，土洞显得十分狭小，它不得不尽量蜷曲着身体，借着崩毁的坑道口外射进来的光线，它看见了四只出生刚满八天的幼狼。

这是柯勒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幼狼。

四只幼狼是那么小小的一团，连眼睛都没有睁开，细密柔软的灰色绒毛贴在它们身上，它们在苔藓上窸窸窣窣地爬行着。幼狼虽然听不见也看不到，但是它们很快嗅到了不属于母亲的气味，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害怕，一个个紧闭着眼睛，抽动着皱巴巴的小鼻子，昂着头，朝着柯勒哼哼唧唧。

尽管此前已经做好了准备，然而看到幼狼的一刹那，柯勒还是紧张极了。它的身体僵硬得一动也不敢动，生怕不小心踩到了哪一只。这些小毛球，它们还没有它的脚掌大，还没有它在春季里抓的那些兔羔子个头大，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脆弱、无助。然而，又是那么的富有生命力！

统领庞大狼群，历经无数征战，连巨大的鬃背巨齿兽都不曾畏惧的狼王柯勒，此时面对着自己新生的孩子，竟然手足无措了！

片刻后，它才小心翼翼地伸出头去，用自己湿润的鼻子头，轻轻碰触着这些小家伙。一股充满奶香的温暖气味立刻钻进了它的鼻子里。原来，这就是孩子们的味道啊！

顿时，原本紧张的心慢慢地舒缓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暖的感觉，像春日山麓上积雪融化的小溪，缓缓地，带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流进柯勒的心房，渐渐把那里填满。

刚出生的幼狼还不能自己维持体温，也许是觉得冷了，四个小家伙开始歪扭扭地朝着柯勒爬过来。柯勒静静地趴下来，让孩子们爬到它的身子底下，躲进它厚实温暖的冬毛里面。它用粗糙的舌头舔着它们，听着它们从幼小的喉咙里发出的满足的哼声。胸膛里那一颗被生活的苦难、艰辛、伤痛折磨得已经粗粝的心，在这一刻被温暖，被融化了。一个来自心底的、沉甸甸的念头在告诉柯勒：

从现在起，它再也不是那个孤独的狼王了；从现在起，它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它要拼尽全力把自己的孩子们抚养长大，让它们一个个都成为健壮的叱咤草原的王者，从现在起，它是一个父亲了！

是的，从现在起，一切都不同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 二 玛塔的好运气

下雨了。

雅利安的第一场春雨，一如往常洒在东南草原的土地上。

崆岭山脉高耸入云的迷雾峰阻挡住了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饱含水汽的云朵沉甸甸地堆积在草原上空，直至化作一场春雨。细密的雨丝如烟，如雾，如北极麝牛的密毛，和着微风，不歇气地洒向大地。一夕间，干硬的土地被雨水浸透，变得松软起来。草芽迅速从泥土中钻出来，在仲春的微风中尽情舒展着肢体，发出一片细小的沙沙生长声。

一夜之间，大地上到处都是一行行新翻的土堆，横七竖八，远远看去，好像是无数条土黄色的小虫从泥土中冒出来。那是肥胖的草原鼯鼠们在地下开展的挖掘工程。由于这些圆鼓鼓的啮齿小兽很少钻出地面，谁也不知道它们在黑暗中忙活着什么。

土拨鼠也醒来了，草原上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土黄色的小身影。因驯鹿离去而显得寂寥的大地再一次热闹起来。漫长的冬眠耗尽了土拨鼠的体力，它们一面大肆啃吃着沾满雨珠的新鲜草芽，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一面修缮洞穴扩充家园，为即将开始的繁殖季节做准备。

天空中的掠食者们也回来了。

草原金雕、猎隼、海青……一双双黑褐色的巨大翼翅在雨后灰白的苍穹中展开，一声声孤拔清越的长啸在草原上空肆意回荡着。这些猛禽不知躲在何处

熬过了冬天，此刻又重新占据了苍穹。对于草原各个种族来说，猛禽的回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表示着青黄不接的结束——

草原最美好的时光开启了。

在沧澜河南面，草原深处的一片小山谷中，刚满五岁的雌性驯鹿玛塔确信自己找到了一条生存的捷径。

在它脚下的地面上，岩石上，岩壁上，到处染满了一片浓浓的黄绿色。远远望去，就像是铺天盖地新冒出来的嫩草芽。然而仔细看去，却看不见一根草。那些娇嫩的黄绿色，是由一种细密、柔厚、一片片贴在地上的低矮植物所铺就的。这些植物丝毫不挑剔生长环境，无论是坚硬的岩石，平滑的峭壁，还是谷底肥沃的泥土。它们以一种汹涌的态势，密密麻麻，厚厚地铺着，铺满了整座山谷的每一个角落。

玛塔太熟悉这种植物了，这正是被驯鹿以及其他北极食草兽视为美味珍馐的食物——鹿苔。

在东南草原见到鹿苔，这显然超出了玛塔的常识。在它的记忆里，似乎只有北极才是鹿苔生长的唯一地方。

在寒冷而湿润的冻土苔原上，这些细小的地衣植物不分季节，永不停歇地缓慢生长着。在坚硬如石的冻土地上，形成如北极兽冬毛一般厚厚的苔层。鹿蹄子踩在上面都会软软地陷下去。温暖的季节里，鹿苔结出大量的孢子，那细小的、近乎透明的孢子，被风一吹四散飘飞，如同无数细小的蚊虫，成片地飞起，落在哪里，哪里就会长出新的鹿苔。

这些低矮细小的植物就如同雅利安的莎草和针茅一样，构成了苔原生物链的底层，养活了数以万计的大小食草兽，从小小的灰地鼠、鼯鼠，到北极兔、驯鹿，甚至到长毛麝牛、巨大的古拉兽和猛犸。而这些食草兽又养活了食肉猛兽：鹰、雕鹗、狐狸、狼、熊，以及庞然巨物的鬃背巨齿兽。整个庞大的北极食物链都是构架在这些小小的地衣植物之上的。

而对驯鹿而言，这些美味的鹿苔就是它们每个春季历尽千辛万苦，一定要返回北极苔原的原因。

每当初春，雅利安的冰雪尚未消融，数以万计的驯鹿便从草原出发，横渡覆满冰块湍急的河流，翻越冰封的山岭，付出生命代价与沿途的狼、棕熊、豺等各种食肉猛兽一路纠缠周旋，只为了能够赶在仲春时节进入北极圈，尽情享受冰雪消融之后，地面上露出的美味鹿苔。

而眼前的这片覆满鹿苔的山谷，无疑给了玛塔一个巨大的惊喜。这简直是



自然之神的特别恩赐！现在它不需要花费一点力气，美味就近在眼前，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妙幸福的吗？看到这个绿色山谷的第一瞬间，玛塔简直压抑不住心底的冲动，真想一下子躺倒在这片柔软的苔层上，狠狠地滚上两个滚儿。

那还犹豫什么，尽管敞开肚皮大快朵颐吧！

从进入山谷的那一刻起，它便低着头，像一只贪吃的鼯鼠那样不停地啃着，嚼着，把肚皮鼓鼓地撑起来。甜滋滋的汁水通过舌尖的味蕾传入神经，一直传到大脑中，占据了所有的空间。这一刻，除了进食，它的脑子已经再也容不下任何事情了。

不过玛塔并非是这个鹿苔山谷的唯一发现者，与它一同分享这片山谷的，还有上百头雌驯鹿。

驯鹿们犹如一个个黑色的小点儿散落在山谷中。这些原本早就该踏上北极冻土的驯鹿，此刻在美味的诱惑之下似乎忘记了归途，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空旷而宁静的山谷中，只剩下一片蚕食般的咀嚼声。

这些驯鹿都非常年轻，身体上没有疤痕，皮毛油光水滑，头顶残存的鹿角只有很少的两三个分岔。这一切都表明它们的年龄大约在二三岁之间。它们曾经是北极某个古老驯鹿家族的底层成员，而现在，它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特别的小群体。

在驯鹿家族中，年轻的雌驯鹿地位非常低。它们没有自己的主见，像水中的浮萍一样在族群中随波逐流。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它们夹杂在庞大的队伍末尾，跟着前方年长驯鹿们的蹄印走。它们不知道何时出发，也不知道何时停步。当鹿群休息时，它们抢不到最丰美的草场，只能捡先头驯鹿啃剩下的草梗子充饥。它们时常饥肠辘辘地踏上旅途，又因为体力不支而掉队。每当鹿群受到掠食猛兽的攻击，先头那些年长又体力强壮的驯鹿能够在第一时刻逃之夭夭，而最后落入猛兽之口的，多半都是这些疲惫不堪、经验不足、反应迟钝的年轻驯鹿。

驯鹿的寿命最长可以活到二十岁，但是几乎没有哪一只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只有很少一部分驯鹿可以活过七个到十个春秋。剩下的大都化为了枯骨，静静地躺在北极和雅利安草原之间那些山岭、森林和荒原上。每一个春秋季节，漫长的“鹿道”上都要新添无数枯骨，然而北极的驯鹿群却依旧那么庞大。对于鹿群家族来说，这些年轻驯鹿微不足道，像草一样默默地出生，默默地死去，连同伴们都不会在乎它们曾经来过。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现在，这些曾经的底层成员抛弃了原先的家族，

放弃了曾经视为故乡的苔原，选择了在东南草原上漂泊的生活。从现在起，它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些年轻的驯鹿将会在这片草原上，开启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历程。

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它们新的首领。

一头年轻的雌驯鹿边吃边踱步，不知不觉靠近了玛塔。正在低头猛吃的玛塔昂起头来，鹿蹄子在地上重重顿了两下，冲着年轻驯鹿晃了晃脑袋上残存的半根鹿角，鼻子里喷出一口粗气。年轻驯鹿立刻止住了步子，怯怯地耸动着肩头走开了。

令它感到害怕的当然不是那半截鹿角，而是玛塔的地位。

在上一个冬季，玛塔所在的驯鹿家族在迁徙过程中发生意外分裂，上百头驯鹿与族群走丢。由于缺乏首领的指引，它们在覆满薄冰的河畔徘徊着，找不到安全的登陆地点，随时都面临死亡。玛塔带着年幼的女儿，为了生存不得不挺身而出。也许是它足够幸运，它找到一个可靠的登陆点。当一百多头驯鹿跟在它身后顺利登陆的时候，玛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它只是想活下来。

为了活下来，一路上玛塔忍受着惊吓，努力寻找正确的路线，不停地与尾随而来的狼群一次次周旋，为此它付出了沉重的血肉代价，甚至连不满一岁的女儿也丧命在狼群之口。在历经一番生死艰辛之后，也许是自然之神的垂怜，也许是玛塔的好运气，最终，它找到了正确的路。

当鹿群安全到达东南草原的时候，玛塔已经完全取得了鹿群的信任，它成为一只头鹿。

当最初的求生欲望得到了满足，一直紧绷的神经开始松懈下来之后，玛塔开始渐渐体会到了身为首领的优势。经过了一个冬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把这种优势发挥运用到极致。

此刻，其他年轻驯鹿都聚集在山谷背阴的一侧啃吃鹿苔，而玛塔却独自占据了一大片能晒到太阳，而且鹿苔长得格外肥厚的地区。不仅如此，它还拥有种种优越的特权：它可以从容地选择食物、水、夜晚的休憩地等一切资源。

然而，头鹿的优势还不仅于此。

站在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上，玛塔发现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加清晰广阔了，一些以前从未捕捉到的信息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它的视野中，刺激着它的头脑飞速地进步。一个冬季过去，玛塔变得成熟了许多，已经不再是那只莽撞慌张的年轻雌鹿了。一个冬季的时间足够它适应变化，并且想明白一些生存问题。

比如狼群与驯鹿。